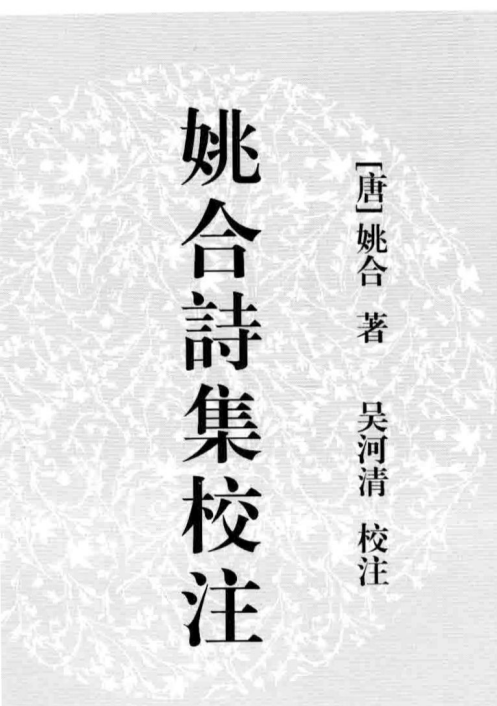


姚合詩集校注

上

〔唐〕姚合 著
吳河清 校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姚合詩集校注

〔唐〕姚合 著
吳河清 校注

上

上海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姚合詩集校注/(唐)姚合著;吳河清校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11

ISBN 978 - 7 - 5325 - 6254 - 1

I. ①姚… II. ①姚… ②吳… III. ①唐詩—注釋
IV. ①I222. 74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2)第 023279 號

姚合詩集校注

(全二冊)

[唐]姚合 著

吳河清 校注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

(1)網址:www.guji.com.cn

(2)E-mail:guji1@guji.com.cn

(3)易文網網址:www.ewen.cc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發行經銷

崇明裕安印刷有限公司印制

開本 850 × 1168 1/32 印張 21.75 插頁 6 字數 560,000

2012 年 1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1—2,300

ISBN 978 - 7 - 5325 - 6254 - 1

I · 2454 定價:68.00 元

如有質量問題,請與承印公司聯系

前言

一

姚合（七七八—八五九），是晚唐詩壇享有盛名的詩人。其郡望爲湖州吳興，後因其祖輩爲官，遷居陝州。姚合七世祖宣業爲梁征東將軍，因封吳興郡公。六世祖安仁，隋汾州刺史。五世祖祥，隋懷州刺史，檢校函谷都尉。高祖懿，字善意，唐雋州都尉，諡文獻公。曾祖元景，唐潭州刺史，曾任朝散大夫行司農寺丞，宗正少卿。曾叔祖元之（姚崇）卒諡「文貞」，爲武后、中宗、睿宗、玄宗四朝宰相。祖算，唐鄆陵令。父閏，唐汝州司馬，相州臨河令，卒贈太子右庶子。姚合一生歷經德宗、順宗、憲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八個朝代，親歷了唐王朝由中興到衰落的歷史時期。姚合幼讀詩書，少好兵劍。青少年時期曾隨其父在相州臨河生活，因地近魏州（唐魏博節度使管所），故有「寄家河朔」、「少在兵馬間，長還繫龍職」之語（寄狄拾遺時爲魏州從事）。元和十一年（八一六），禮部侍郎李逢吉知貢舉，姚合于此年進士及第。初授秘書省試校書郎，後釋褐爲魏博節度使田弘正幕府從事。元和十五年（八二〇），授京兆武功主簿。穆宗長慶三年（八二三），罷武功主簿，返長安。長慶三年冬（八二三），轉任萬年縣尉。敬宗寶曆元年（八二五），調富平尉，秋因病辭官。寶曆二年（八二

六），授監察御史。寶曆二年（八二六）夏，受辟爲夏州節度使傅良弼幕中掌書記。文宗大和元年（八二七）秋，以監察御史分司東都。大和二年（八二八），遷殿中侍御史。大和三年（八二九），遷戶部員外郎。大和四年（八三〇）秋，出爲金州刺史。大和五年（八三一）秋，返長安，官刑部郎中。大和七年（八三三），遷戶部郎中。大和八年冬，出任杭州刺史。開成元年（八三六）春，罷杭州刺史，遊越。冬，歸長安，官諫議大夫。開成三年（八三八）轉遷給事中，此年精選王維、祖詠等二十一人詩百首，編爲極玄集。開成四年（八三九）八月，出爲陝虢觀察使。開成五年（八四〇）歲末，歸長安。武宗會昌元年（八四一），授秘書少監。會昌四年（八四四），遷秘書監。宣宗大中元年（八四七），致仕，閑居長安。大中十三年（八五九）辭世。卒贈禮部尚書，諡曰「懿」。後人因誤以其官終秘書少監，故題其集曰姚少監詩集。

我國古代的科舉取士制度，至姚合生活的年代，已有近二百年的歷史，唐代重進士及第的風尚已經深入人心。然而每年在全國取士僅二三十名，考取之艱難見諸各類文獻記載。姚合曾經有兩次落第的經歷，其早期詩歌記載了他的親身經歷以及詩友的考試遭遇。爲了博取一第，他刻苦讀書，「三年住西京」（寄陝府內兄郭同端公），「百敗望一成」（寄楊茂卿校書）。他投詩干謁權貴，自尊心飽受折磨：「側望卿相門，難入堅如石。空把詩卷行，投人買罪責。」（送王求）落第舉子的自卑與落寞也反映在他的詩中：「到京就省試，落籍先有名。慚辱鄉薦書，忽欲自受刑。」（寄楊茂卿校書）元和十一年（八一六），姚合進士及第。這一年，他三十九歲。在「三十老明經，

五十少進士」的唐代，尚可稱之爲青年得志。他在詩歌裏抒發了今非昔比的感慨：「憶昔未出身，寂寞無精神。逢人話天命，自賤如塵埃。君今才出身，颯爽鞍馬春。逢人話天命，自重如千鈞。信涉名利場，舉動皆喪真。」（感時）「新銜添一字，舊友遜前途。喜過還疑夢，狂來不似儒。」（及第後夜中書事）「神聖題前字，千人看不休。」（送任畹及第歸蜀中覲親）真實地反映了唐代讀書士人對科舉功名的嚮往以及博取功名後的欣喜若狂。隨着姚合在晚唐詩壇聲名漸盛，他對於同輩及後輩詩友心懷同情，積極舉薦，產生了一定的社會影響。晚唐詩人馬戴、方干、李頻、劉得仁、周賀、李餘、雍陶、韓湘、鄭巢等，都曾投詩姚合求其舉薦。如李頻，慕姚合之名不遠千里投其門下，得大力獎掖，後進士及第。周賀，「少從浮圖，法名清塞，遇姚合而返初，易名賀。詩格清雅，與賈長江、無可上人齊名」（唐摭言卷一〇）。貴主之子劉得仁，出入舉場三十年，終無所成。姚合在與其酬唱的詩中，深表同情。周賀詩「兩銜向後長無事，門館多逢請益人」（贈姚合郎中）就形象地反映了姚合提携後學、名重一時的情況。

姚合於敬宗寶曆初入爲朝官，任監察御史，分司東都。當時朝廷內部的宦官專權與企圖取而代之的朝官的鬥爭日趨激烈，姚合對朝廷朋黨之爭鬥耳聞目睹。唐文宗李昂恭儉儒雅，意欲剪除朝中宦官的勢力，然而由於慮事不密，用人不當，終至釀成大和九年十一月的「甘露之變」。以仇士良爲首的宦官集團誅殺了包括宰相王涯在內的一大批朝官，且株連九族。在這次事變中，姚合的詩友錢可復（大曆十才子之一錢起之子）被殺，同年及第且素有交誼的令狐定（宰相令狐楚之弟）也險些被

害。此時已在杭州刺史任上的姚合，寫下「自來江上眠方穩，舊在城中病悉除」（酬禮部李員外見寄）的詩句，表達了他自請外任的避禍心理。朝廷中的「朋黨之爭」，還牽涉到了一大批文官。以李逢吉、李宗閔、牛僧孺、令狐楚爲首的文官稱爲「牛黨」，以李德裕、裴度爲首的文官稱爲「李黨」。往往一黨在朝中得勢，另一黨則被貶逐。文宗雖深知其弊，但亦無力消除，惟嘆息云：「去河北賊非難，去此朋黨實難。」從姚合詩集中的大量酬贈詩可以看出，他與兩黨中的重要人物都保持着較好的關係。李逢吉是他進士及第的座主，對其有知遇拔舉之恩，在杏園宴上謝座主、和座主相公西亭秋日即事等詩中，姚合由衷表達了自己的感激之情。姚合與「牛黨」重要人物令狐楚、楊嗣復、楊汝士亦有詩文往還。對於李逢吉的政敵裴度，姚合却仍在詩中贊揚他的政治見解卓越，平蔡功勞爲「古今功獨出」、「天下似之難」和裴令公新成綠野堂即事，甚至把他比作漢代的名相蕭何。姚合與李德裕、劉禹錫、李紳、崔珙兄弟也頻有交往。會昌末宣宗即位，李德裕罷相。姚合有太尉李德裕自城外拜辭後歸弊居瞻望音徽即書一絕寄上，仍對其治國功績大加贊揚。然而，據史料記載，開成二年（八三八）五月，姚合在諫議大夫任上，曾與魏謩等彈劾李德裕。此事的原委見新唐書卷一八〇李德裕傳：「（德裕）遷淮南節度使，代牛僧孺。僧孺聞之，以軍事付其副張鷟，即馳去。淮南府錢八十萬緡，德裕奏言止四十萬，爲鷟用其半。僧孺訴于帝。而諫官姚合、魏謩等共劾德裕挾私怨，沮傷僧孺。帝置章不下，詔德裕覆實。德裕上言：『諸鎮更代，例殺半數以備水旱，助軍費。因索王播、段文昌、崔從相授簿最具在，惟從死官下，僧孺代之，其所殺數最多。』即自劾……遂待罪，有詔釋之。」

舊唐書卷一七四李德裕傳的記載略有不同，所記參與彈劾李德裕的人名與新唐書亦不盡相同，劾官無姚合：「……僧孺上章訟其事，詔德裕重檢括，果如僧孺之數。德裕稱初到鎮疾病，爲吏隱欺，請罰，詔釋之。補闕王績、（右拾遺）魏謩、崔黨、韋有翼、拾遺令狐綯、韋楚老、范崇仁等，連章論德裕妄奏錢帛以傾僧孺，上竟不聞。值得注意的是，舊唐書卷一七六有魏謩傳，魏謩是貞觀名臣魏徵的五代孫，深具其祖直諫之風。魏謩傳中記載了數件魏謩直言進諫的事情，然而却未見彈劾李德裕這一重大事件。學界傳統的看法是，唐宣宗之前的傳記，應該偏重舊唐書的記載。因爲舊唐書的寫作，參考了當時有關的帝王實錄以及吳兢修撰的唐書等相對完整的史料。因此，新唐書所載文宗時姚合彈劾李德裕之事不盡可信。

姚合在開成年間，還有兩件值得注意的事情。一爲開成三年（八三八）冬，朱儁助牛羊使奪民田，姚合劾發此事，以地還民。事見新唐書卷一二四姚合傳。一爲開成四年（八三九）八月，姚合出任陝虢觀察使。時李商隱任弘農衛，以活獄忤觀察使孫簡，將被罷官，姚合上任後甄辨是非，將其召回復職。從以上事例可以看出，姚合勇於爲民請命，主持正義，是一位頗有作爲的儒官。他雖與兩黨人物均有交往，但在政見上並不模稜兩可或偏私一黨。從他的詩中更多贊譽裴度、李德裕、劉禹錫來看，他對唐代政局有着自己的清醒見解和明確的是非觀念。

姚合詩作中也有一些涉及佛教、道教以及與僧人道士交往的篇章，詩中涉及二十餘人，如清塞、無可等。他崇信中國化了的佛教，也喜愛老莊的崇尚自然，然而儒家思想仍然是他一生行爲的主

導。他自言所崇奉爲禪宗之北宗：「精心奉北宗，微宦在南宮。」（書懷寄友人）與其早年隱居嵩山，受北宗影響有關。姚合詩歌涉及的佛道內容主要有，與詩僧交往，詩禪互涉；研讀佛道經典並以佛典禪語入詩等等。佛、道思想對他產生的影響，主要表现在：一，佛、道擺脫塵世羈絆，追求高蹈出世的理想，對於他一生之立身行事發生了很大影響。姚合總是嚮往亦官亦隱的生活，追求出世靜寂的境界。「何計休爲吏，從師老草堂。」（寄元緒上人）「終期逐師去，不擬老塵纓。」（寄暉上人）二，佛道清靜無爲的思想，也影響了姚合的從政思想。他一生厭倦吏事束縛，在地方官任上主張無爲而治，與民生息。「無術理人人自理，朝朝漸覺簿書稀。」（杭州官舍偶書）「還應清靜化，誰復與君同」（送裴宰君）。佛教主張「無我」，拋棄塵世雜念，追求不生不滅的解脫：道教則追求長生不死，服藥求仙，這看似矛盾的兩個方面，却在姚合身上得到了和諧的統一。他的詩作曉望華清宮，是對古代帝王尋佛求仙的委婉譏諷，「譏刺不露，而言外似嘲似諷」（清賀裳載酒園詩話又編）就從一個側面說明，他雖然熟諳佛理，却並未沉溺于佛道的虛幻世界。

二

姚合現存詩五百餘首，對其所處時代的主要矛盾，均有一定程度的反映，顯示出一位堅守儒家傳統道德觀念的知識分子的良知與正義感。姚合的曾伯祖姚崇，是歷初唐、盛唐四朝的名相，是一位具有遠見卓識與高風亮節的政治家。早在玄宗初登帝位的先天二年（七一二），姚崇就以

十事要說進諫天子而後輔政，爲玄宗初期勵精圖治，改革朝政，製定了施政綱領。姚合秉承其先祖遺風，自幼心懷報國之志，他的詩歌裏有不少篇章歌頌維護國家統一的正義戰爭。從姚合詩涉及戰爭的題材來看，主要有以下內容：一是反映邊塞艱苦，表現將士爲國立功的豪情壯志。如：「磧路三千里，凝寒鼓不鳴。……舊鄉歸不得，都尉欠功名。」（塞下曲）「丈夫貴功勳，不貴爵祿饒。……孟堅勒燕然，豈獨在漢朝。」（送任畹評事赴沂海）二是描繪邊地將帥鎮守邊關，外敵難以入侵，人民得以安居樂業的生活場景。如：「將軍作鎮古汧州，水膩山春節氣柔。清夜滿城絲管散，行人不信是邊頭。」（箭利弓調四鎮兵，蕃人不敢近東行。沿邊千里渾無事，唯見平安火入城。」（窮邊詞二首）三是堅持反對藩鎮割據的政治立場，贊頌朝廷武力平叛戰爭的正義性。如：「生靈蘇息到元和，上將功成自執戈。煙霧掃開尊北岳，蛟龍斬斷淨南河。旗迴海眼軍容壯，兵合天心殺氣多。從此四方無一事，朝朝雨露是恩波。」（聞魏州破賊）、「破虜行千里，三軍意義粗。展旗遮日黑，驅馬飲河枯。臨境求兵略，皇恩素陣圖。元和太平樂，自古恐應無。」（劍器三首）。這類詩作的主題是歌頌維護國家統一的正義戰爭，意境開闊，格調雄渾，是中晚唐邊塞詩中不可多得的佳作。

姚合還有一些反映農民疾苦的詩篇。其早年詩作莊居野行，反映了農民因稅收過重，不得不背井離鄉的社會現實：「客行野田間，比屋皆閉戶。借問屋中人，盡去作商賈。官家不稅商，稅農服作苦。……采玉上山巔，採珠入水府。……我倉常空虛，我田生蒺藜。上天不雨粟，何由活蒸黎？」

原上新居：「秋來梨果熟，行哭小兒飢。鄰富雞長住，莊貧客漸稀。借牛耕地晚，賣樹納錢遲。墻下當官道，依前來竹籬。」則真實描繪了窮苦農民的生活場景。這類詩作內容與風格都接近白居易、張籍的新樂府詩，從中亦可見中唐現實主義詩歌傳統的延續與發揚。

姚合集中有大量的閑適詩，流露出明顯的避世歸隱的傾向。他早年的閑適詩，以武功縣中作三十首為代表。他在晚唐詩壇最初地位的被認可，就是由於這一組獨具風格的「武功體」詩作。這組詩歌，樸素自然，不事雕琢，既以白描手法寫出山野鄉縣的自然風光，也是一個初涉官場的下層官吏矛盾與無奈處境的真實寫照。從「方拙天然性，為官是事疏」（武功縣中作）裏，可以讀出他的個性耿直：從「朝朝眉不展，多病怕逢迎」（武功縣中作）、「官職卑微從客笑，性靈閑野向錢疏」（寄崔至仁山人），可知他不善逢迎，心情壓抑；從「愛詩看古集，憶酒典寒衣」（秋日閑居二首）、「好是吟詩夜，披衣坐到明」（武功縣中作）可知他流連自然山水，嗜寫詩文；從「微官如馬足，只是在泥塵。到處貧隨我，終年老趁人」（武功縣中作）可以讀出他的清貧與落寞；而「唯愁明早出，端坐吏人旁」（武功縣中作）、「今朝知縣印，夢裏百憂生」（武功縣中作）則如實道出一個下層官吏倦于吏事的疲憊與無奈。姚合中年以後所作的閑適詩，則更多表現了身在官場反思現實的理性思考，也表達了相對超脫的政治姿態與全身避禍的消極態度。正因如此，他的閑適詩中有相當篇幅寫到了藉助「詩」、「酒」消愁，表達了欲從「僧」、「道」歸隱的願望。如「朝吟銷白日，沉醉度青春」（閑居遣懷十首）。又如「家寄秦城非本心，偶然頭上有朝簪。……世事每將愁見我，年光唯與老相侵。欲知居處堪長久，須向山中

學煮金。〔寄陝州王建司馬〕當然，身處宦海之中，歷觀朝代更替，人事浮沉，姚合也常在詩裏發發牢騷，表現對於自己生存狀態的不滿以及朋輩遭遇的不公。例如「生計如雲無定所，窮愁似影每相隨」〔獨居〕，「漢有馮唐唐有我，老爲軍吏更何人」〔偶然抒懷〕。

姚合的閑適詩明顯受到白居易的影響，表現在處世態度與生活情趣都推崇並效仿白居易。長慶二年，返回長安兩年的白居易，在中書舍人任上請求外任，以全身遠禍，寶曆初，又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姚合時任東都留臺御史，在洛陽爲官期間與白居易交往較多，有詩歌酬贈往還。其後，姚合官職屢遷，但與白居易的友誼却保持了下來。大和九年，姚合出任杭州刺史，白居易有詩相送。在姚合的精神世界裏，一直潛伏着追求「閑適」的意趣，早在武功縣中作三十首中已有所流露。與白居易及其周圍詩人的交往，更加强化了姚合「閑適」之趣中安閑自得的一面，也使其更加自覺地實踐這一生活方式。他在寄東都分司白賓客一詩中，十分傾慕地談到白居易悠遊卒歲的生活方式：「竹齋晚起多無事，唯到龍門寺裏頻。」他出任金州、杭州刺史期間的作品，風光旖旎，溫文和鬱，其留連風物的悠閑心態與藝術旨趣，亦與白居易的後期創作非常接近。

張籍對姚合詩歌的藝術也有一定影響。清人李懷民在中晚唐詩人主客圖中，就把姚合列入學習張籍一派。張籍早年寫作的一批新樂府詩作，顯示出批判現實的銳利鋒芒，但其後期詩風則轉向閑適一路。姚合早年與張籍結交時，很欣賞他的新樂府作品，自己也曾有擬作。他曾高度評價張籍的作品：「妙絕江南曲，淒涼怨女詩。古風無敵手，新語是人知。」〔贈張籍太祝〕長慶以後，張籍詩

風亦趨於閑適，創作也以近體為主，尤其是五律。在姚合的寄主客張郎中、酬張籍司業見寄中，都可看出這種閑適意趣的契合。

姚合在晚唐詩壇上因與賈島齊名而並稱姚賈，是「晚唐體」的代表詩人。元辛文房唐才子傳云：「（姚合）蓋多歷下邑，官況蕭條，山縣荒涼。風景凋敝之間，最工模寫也。性嗜酒愛花，頽然自放，人事生理，略不介意，有達人之大觀。」在他開始創作的元和時代，韓愈的奇崛，元白的平易暢達，李賀的詭怪，孟郊的苦澀，張王樂府的清麗深婉，都以獨特的風格馳名元和詩壇。姚合一方面接受了他們的影響，一方面另闢蹊徑，執着於自己的藝術追求。姚合詩遠陶、謝，近祖王維。他繼承了陶淵明平淡自然的風格，又吸取了謝靈運細緻入微的寫詩技巧。他贊王維為「詩家射雕手」（極玄集序），傾心學習他的詩風與技巧，且在處世恬退、融禪理于山水等方面亦與王維相似。姚合一些描寫山水風光的詩篇，明顯可見王維的影響，有的甚至直接從其詩句化出。如遊杏溪蘭若：「踏得碧溪灣，塵遊暮不還。月明松影路，春滿杏花山。戲猿跳林末，高僧住石間。未肯離腰組，來此復何顏。」與王維名篇山居秋暝、鳥鳴澗的意境極其相似，其語言的洗練乾淨亦可見王維的影響。雖然姚合詩不及王維詩的自然含蓄與靜謐之美，但憑藉恬淡樸素、清新自然的風格，仍在名家衆多的晚唐詩壇，贏得了一席之地。

姚合詩歌的主要成就是律詩，尤其是五律。在詩壇前輩元稹、白居易的「元和體」五律形成「以淡語求味」的旨趣之後，張籍的五律也接受了這種意趣，創造出「字清意遠」的審美境界。姚合在對

元、白、張籍的師法中，以自己的五律打開了新的創作格局。他在繼承「求味」旨趣，注重表現普通人生意味的同時，發展了鍛煉字句的苦吟風格。他試圖改變白居易、張籍詩歌語言過於流易的特點，形成以苦吟求意味的創作特徵，對晚唐五律產生了顯著的影響。姚合的五律在「求味」的同時，也表現出「求奇」的語言風格。他注重運用一些比較奇僻的語言，如「片霞侵落日，繁葉咽聽蟬」（閑居晚夏），詩中動詞的使用就奇特深曲。又如「紅旗燒密雲，白馬踏長風」（送鄭尚書赴興元），「燒」字的使用就相當出人意表。類似賈島那種意象之間的突兀安排，在姚合詩中也時有出現，如「夜猿啼戶外，瀑水落廚中」（送裴宰君）。在刻畫荒僻之景時，姚合也不時像賈島一樣大量使用孤清的意象，營造出奇僻深幽的意境。如「蟻行經古萍，鶴鬣落深松」（過無可上人院）；「斜陽通暗隙，殘雪落疏籬」（過城南僧院）；「寒蟬近衰柳，古木似高人」（假日書事呈院中司徒）等等。姚合除對五律的題材與表現功能的開掘之外，還利用五律的語言特點，創造出獨特的表達，使詩意富於回味。他充分利用五律詩句中前兩字和後三字這種「二、三」結構的關係，使每句所取的兩個景物細節之間，相互映襯和互為因果的關係更加密切。如「隔屋聞泉細，和雲見鶴微」（寄馬戴）。他還善於運用五律每句前二後三詞義之間的雙關、對立與映襯關係，使詩意富於起伏，對事物的刻畫也更為細緻入微。姚合以「求味」為主的詩句錘煉方式，達到了很高的藝術水平，並且通過他所獎掖的一些青年詩人李頻、方干、周賀、鄭巢、馬戴、李群玉、雍陶、高瞻的創作成就表現出來。這一批詩人主要吸取了姚合錘煉語言的方式，注重詩句中字意的映襯、對比，在字詞本身的使用上亦頗具匠心巧思。如方干「涼隨蓮

葉雨，暑避柳條風。」（東溪別業寄吉州映郎中）、「孤鐘鳴大岸，片月落中流」（早發洞庭）；李頻「微泉聲小雨，異木色深冬」（送延陵韋少府）等等。唐末五律接續姚合「求味」旨趣，形成了清淺詩風。所謂「清」，是指偏愛清寂之境的刻畫；所謂「淺」，是指詩歌題材過於日常生活化。這也是其影響消極的一面。

唐末張爲在詩人主客圖中，把姚合、賈島都歸於「清奇雅正類」，姚合爲入室，賈島爲升堂，宋人據此「姚賈」並稱。劉克莊後村詩話新集卷一云：「唐詩人與李、杜同時者，有岑參、高適、王維，後李、杜者，有韋、柳，中間有盧綸、李益、兩皇甫、五竇，最後有姚、賈諸人。」同書卷四云：「亡友趙紫芝選姚合、賈島詩，爲二妙集。」元人辛文房唐才子傳卷六姚合條云：「（姚合）與賈島同時，號姚賈，自成一法。」姚合與賈島交誼深厚，唱酬之作頗多，在創作題材、創作方法上亦有相似之處。然而前人往往注意到了姚賈的相同，却忽視了其相異之處。

南宋劉克莊曾引孫何、孫僅敘杜詩云：「少陵……之詩支爲六家，孟郊得其氣焰，張籍得其簡麗，姚合得其清雅，賈島得其奇僻。」（後村詩話新集卷一）「清雅」，「奇僻」，說明了二人詩風的不同。卷四又云：「按賈太雕鐫，姚差律熟。」辛文房唐才子傳亦云：「島難吟，有清冽之風；合易作，皆平澹之氣。」胡仔荅溪漁隱叢話卷一九六云：「唐之晚年，詩人類多窮士，如孟東野、賈浪仙之徒，皆以刻琢窮苦之言爲工。」這些前人的評價，指出了姚、賈詩歌風格與藝術趣味的差異。而產生這些差異的原因，又與二人不同的人生軌跡有所關聯。

首先，由於人生經歷、精神志趣以及所接受藝術影響的不同，二人詩歌所表現的思想層面有一定的差異。姚合出身世代宦宦之家，雖然經歷了兩次落第，但進士及第入仕後，一生的仕途較為平坦。在元和至寶曆初年，做了十年主簿、縣尉之類的小官。但自入爲朝官後，逐年升遷，官終秘書監（從二品）。賈島一生則遭遇坎坷。由於終生未第，晚年只作過長江主簿、普州司倉之類的小官。人生經歷的不同際遇，使姚合、賈島的個性有所不同，這種不同也表現在詩歌藝術上。姚合早年的官卑職冷、自嘆自傷情緒，與賈島極易產生共鳴。隨着官職的升遷，姚合很快融入朝廷高官階層而擺脫了被邊緣化的心情，逐漸體味到士大夫的閑適之樂。而賈島屢遭科場坎坷，飽嘗世路艱辛，其詩歌的主調始終鬱積着「不平則鳴」的寒士精神。雖然姚合始終欣賞賈島的藝術才華與苦吟態度，但是苦吟對於姚合，只是一種錘煉詩歌語言技巧的方式，而賈島的「苦吟」則融入了寒素士子的屈抑之苦，表現了抗俗獨立的狷介個性，也展示出其特有的「求奇」的精神底蘊。

其次，姚合對於詩歌藝術風格的追求亦有不同。姚合主張詩重在藝術構思與意境的經營創造；賈島則頗重精神氣格，偏重詩歌字句的錘煉。姚合倡導詩人創作時的「峭冷」心態，祇是澄思淨慮的創作態度，它有助於詩人追求「格高」，從而擺脫庸常的創作心態，專注于藝術的陌生化創造；而賈島的「奇僻」創作心態，則貫串於整個藝術和人生，其精神的奇崛在藝術中化爲「求奇」的旨趣，在當時成爲一種愈來愈孤獨的聲音。這樣就形成了姚合詩構思嚴謹，情景交融，而佳句不多；賈島詩氣格奇僻，詞語錘煉精當，警句頗多而整篇意境卻不夠完美的情況。

姚合生前在晚唐詩壇已有了一定聲望並因一批後學青年的追隨產生了一定影響。與姚合同時的顧陶所編唐詩類選把姚合列入唐詩大家，晚唐韋莊的又玄集、韋穀的才調集亦選姚合詩，這些都可視為姚合詩歌在唐代詩壇地位的被認可與被尊崇。姚合詩歌的影響在北宋，表現為歐陽修、梅堯臣等在創作中重「求味」，講「苦吟」，但他們摒棄了晚唐五律精神氣格卑弱和內容空泛的缺點，倡導提升詩歌創作的氣格，開拓創作的視野，使「求味」的旨趣得到了健康的發展，為確立宋詩的獨特風貌發揮了積極作用。至南宋末「江湖詩派」時期，姚合的影響還在延續。嚴羽滄浪詩話詩辨云：「近世趙紫芝、翁靈舒輩，獨喜賈島姚合之語，稍稍復就清苦之風，江湖詩人多效其體，以為學詩之「唐宗」。明末竟陵派詩人亦仿效姚合詩風及創作旨趣，豐富了明詩的思想與藝術。在唐詩的發展與接受史上，姚合的地位與影響是不容忽視的。」

三

姚合詩集的最早著錄見於北宋王堯臣所撰的崇文總目卷五：「姚合詩一卷。」新唐書卷六〇藝文志四亦著錄：「姚合詩集十卷。」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卷四云：「姚合詩十卷。」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著錄：「姚合詩集十卷。」南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九云：「姚少監集十卷。」唐秘書少監姚合撰。川本卷數同，編次異。「明汲古閣主人毛晉曾收藏此本，卷末跋云：「此浙本也，川本編次稍異。」由此可知，姚合詩集在宋代至少有兩個較好的本子：一為蜀刻本，一為浙刻本。」